



李 黎：

西江月

茅盾題



封面题字：茅 盾

封面画：洪 叶

西 江 月

李 黎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8.5印张 2插页 120千字

1980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0册 定价0.47元

写给现在的、未来的和过去的
中国青年。

——作者

60-6

序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空虚表现为庸庸碌碌，醉生梦死，或者表现为貌似高超，放任不羁，空虚可以使人贪生怕死，也可以使人沉沦自弃。李黎的这本作品集，很大一部分揭露了这种没有灵魂，或者没有高尚灵魂的芸芸众生。她的作品，使人感到是我国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文学的继续，她的作品所表现的一些人物，好象还沉浸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土地上，还是那些封建余孽而又沾满了资本主义颓废享乐的可怜虫。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些在台湾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一些在美国的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活，使我们为隔海相望而生活情趣却无法比拟的异乡同胞们难过，什么时候能让他们也呼吸到真正新鲜健康的空气呢？人不能只有物质的享受，更重要的是要有理想，并且为崇高的理想去奋斗。人不能醉生梦死，而要有一个充实的、明确的、愿为之鞠躬尽瘁奋斗终身的目标。人只能在为人民、为人类而孜孜不倦的劳动中才

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李黎生长在海外，她不被那些目迷五色的表面的繁荣所欺骗，她常常透过那些表面生活看到一些要求生存的、要求进步的、要求革新的、普通正直人们的挣扎与斗争。她喜欢一些人，对他们流露出深挚的同情！她也讨厌另一些人，对他们痛加鞭挞。李黎还很年轻，就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踏上了正道，阔步前进，这是可喜的。她的文笔细腻，擅长刻画人物心理，她能很自然的从生活中把各种不同人物的心理变化好象千百条小小溪水似的流淌出来，感人很深，使人对她的创作抱有更高的希望。

李黎去年游了一趟祖国重回美国后，一些新的见闻给她新的感受。她扩大了眼界，听到、看到、接触到一些完全不同于过去的人，这些人，这些人物的胸怀，开拓了她的视野，振动了她青春的灵魂的翅膀。新的人物在她的笔底下活动了。《天凉好个秋》这篇作品在她的创作中呈现了异采。她写的那一对老朋友，走着两条不同道路的老朋友，一个尽管受过文化大革命风暴的摧残，以致妻死子丧，自己满头白发，但仍然神采焕发，对世界满怀深情，抱负不凡，他还有无穷精力勇往直前；另一个生活在美国，当过教授，置了房产，有“美满”的家庭，穿着上等料子衣服、每几个月染一次发……这位朋友，却精神空虚，心情抑郁，度着孤独寂寞的时光。他还希望什么呢？他只是想着：“要赶上最后一班回家的车。”这篇作品很值得现在仍痴心向往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生活的那些读者们深思的。这也是使我感到欣慰的李黎的

十
二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七
十

一九八〇年六月二十二日 北京

目 次

序	丁 玲	1
谭教授的一天		1
童 年		26
阿 宽		41
天 涯		51
夜 树		65
钱处长的一天		98
喜 宴		111
离 婚		128
西 江 月		143
天凉好个秋		163
后 记		195

谭教授的一天

谭教授把讲义合上，一边塞进黑皮包里一边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面前立刻响起一阵熟悉的骚动声：合笔记簿的，拿书本的，站起身来的，咳嗽的，打呵欠的，圆珠笔掉下地的……。谭教授拉上皮包拉链，夹在左腋下，低头走向教室门口。一个男学生正好也冲向门口，谭教授本能地一停，只听见一声“对不起”，一阵风夹着一股浓重的发油味已卷出门去了。谭教授定了定神，看清没有人再冲上来，方才跨了出去。

谭教授有低着头走路的习惯。文学院走廊的地面是十分熟悉的，他却总好象看不厌似的一个劲盯着脚尖前的路面瞧。六十出头的人，走路步子还不算顶慢的。站住的时候已经不大望得见自己脚尖了，虽然谭教授不算怎么胖，总也是六十来岁了，也有个福泰的肚子。不过迈起脚步来，还是看到鞋面的。谭教授这么一边走，一边闲闲地胡乱想着：唔，鞋子也该擦擦了。鞋油老是干掉，该买盒新的了。想到鞋油又想起刚才门口的发油味。年轻的小孩子啊，急得什么似的，一个劲往门外冲，差点没撞上我。还算是老师

呢。真是！

“谭老师好！”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好，好！”谭教授直觉地回应着，才停住脚步，那个女学生已经带着笑从他身边过去了。谭教授继续走着。叫什么名字的啊？是我系里的。三年级？不是文学史班上，好像是六朝文这一班。是叫宋——宋什么记不得了。人年纪一大，记学生名字的能耐就大不如前了。而且这些女孩子好象大部分都是一个样子：长长的头发，不高不矮的身材，平平的脸，很匀称的小腿……

下课钟响了。今天没有看表，讲完谢灵运就合上讲义，晓得时间差不多了。四十年的教书经验哪，肚子里就活象有个闹钟似的。谭教授不觉浮起一丝得意之感。果然，跨出教室后走上几步，下课钟不就响了吗？

整条走廊顿时活了起来。从教室门口涌出一批批的学生，原先站在门外的也往门里挪了。谭教授小心地朝外边让着走，选着眼前空旷些的地面踩下去。

转个弯就是自己的研究室了。打裤袋里掏出一串钥匙，大门、书橱、后门……唔，是这把。研究室里的味道是极亲切的，有点阴湿，旧纸张的气息当然是顶浓的。天热起来了，这间屋子分外透着阴凉。谭教授把桌边的玻璃窗推上去，才缓缓坐了下来。噢——真的热起来了啊。就快到六月了。窗外是一片被文学院楼房包围着的草地。太阳很好，星星点点的紫色酢浆草花亮得耀眼。有点风透过纱窗吹进来，夹着一股说不上来的气味，带着点干燥、草香和泥

土气什么的。

谭教授歇了一会，才觉得口渴了。研究室隔壁就是一间休息室，其实是从系主任办公室隔开来的。谭教授在休息室里倒了一杯半温不浓的茶，见沙发前的茶几上有一叠信，便捧着茶杯翻了翻：邹子麟先生启，王教授哲恒 大启，谭作纲先生……哦，有我的信。再翻下去，一共有四封。谭教授一手捧茶杯一手拿着信回到研究室。

先看那份白帖子。“讣。先君沈公讳奕山……”真的来了！唉，早料到的啊。前年春天就听说了，喉癌，没什么指望了。来台湾以后没有常见面，而且一次一个样子，不是颧骨更高了就是嘴更瘪了，以致现在竟不大想得起来沈奕山是什么长相。不过，说认识，也有二十几年了，还是在北平的时候……。再看看帖子，“六月二日（星期六）上午八时家祭，九时公祭……”就是这个星期六，没有课。还是去吧？带多少奠仪好呢？说是二十几年的朋友，实在也不算挺熟的，两百元够了吧？享年六十有九。才比我大四岁哪！谭教授突然觉得屋子里凉得多了。

下一封信，是大明书局新版古文学丛书目录。广告也这么做，一个个送上门来了。再取一个标准式信封来看：谭作纲教授安启，土城国中简斌。又是简宗雄，谭教授有些懒得看他的信了。简宗雄是个好学生，一直都很沉默用功，考试卷上的字都是工工整整的，就跟这信封上的一样。毕业后服兵役的那年，回台北时常会到学校来看看谭教授。去年当完兵就在土城国中教国文，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前

前后后来了不下五六趟，信少说也有十封了，不外乎是请谭教授留意一下别处有什么工作，比如哪里的编译或者研究员之类的。

“这年头，不容易啊！”谭教授每回总是用这句话作开场白和结论。什么不容易呢？也没说。年轻人，你好像以为我多有办法。我能有什么办法呢？答应替他想办法，也只是遇到熟识的朋友，向人家提句把，有这么个简某人，如何如何。人家也是淡淡的敷衍几句，拿了履历片之后也没有下文了。下回简宗雄来了，谭教授第一句话还是：“这年头，不容易啊！”然后低头望望稍微伸向前去的脚尖。眼光移到简宗雄灰扑扑张了口的皮鞋时，心里总会涌上一阵歉意。简宗雄也能逆来顺受似的，依然把双手整整齐齐的平摆在膝头，眼睛望着指尖，说：“……还是有劳老师费心了。实在是……”师生两人就各自低着头。这时经过谭教授研究室的人若朝里望一眼，便会看见他们静肃的低垂着头的剪影映在窗前，窗外却是鲜亮的蓝天。

谭教授没有拆简宗雄那封信。自己不是不耐烦他，实在是有点怕看。不过……再想想，大概是有几分不耐吧？总是同样的请求，同样的话，同样谦恭拘谨的问候与道歉。唉这年头……。最后一封是美国寄来的，拆开来先看下款：生余纪美敬上。啊，是去年毕业就出去的那个女学生。听说去年她那班上就只她和另外一个女孩子出国的。来过两次信，回过一封，不外是龟勉之言吧，记不得自己写些什么了。余纪美在班上成绩是数一数二的，出去以后就改念图书管

理。谭教授总觉得有些可惜了。记得她有一篇报告是《论北朝民俗文学》，很得他赏识。是个很有几分才气的女孩子。图书管理……

“谭先生……”

“啊？”谭教授又是直觉地先应了一声，才抬起头来。是系里的讲师张捷清，去年才从研究所毕业的，现在教外系的大一国文。挂着黑框眼镜的脸上带点谦逊不安地微笑着。

“请坐，坐。”

张捷清虽然也修过谭教授的课，不过不常来找他，所以并不很熟。张捷清手中拿着一叠纸，小心地坐下了。谭教授突然有一种感觉：好象大部分的学生坐到面前这把椅子上时，都是这般小心翼翼，惟恐弄折了椅腿或是怕弄坏了什么似的。他又忽然想到刚才教室门口那个莽撞的男孩子。心里这么随便转着，口中倒也应酬了几句话。张捷清这才道明了来意：他有一部小说集要出版了，这叠是粗印的，先拿来请谭教授指教指教。

“指教不敢。很好，很好……”谭教授口中一边喃喃说着，一边取了眼镜戴上。翻着纸页，还一边喃喃着“很好，很好，”只见一些字句在手底翻掀过去，激怒、苦闷，咆哮着说，扩张的阴影……等等，以及很多惊叹号。

“很好，很好，”谭教授取下眼镜，“这么年轻就有著作了，很好。出了书送我一本好好拜读吧？”

张捷清朝前挪了挪身子，说：“我是想请谭先生写个序……”

谭教授慌忙笑道：“写序？啊，怎么想到要我写序呢？我……对小说不大在行的。”

“谭先生您客气了。我最近才听说您从前写过好些小说的呢？而且听说写得非常好……”

谭教授不大自在的笑了笑：“呵呵，什么人说的？这从哪里说起呀。”

“真的。我以前还不知道呢。前些时才听家父说，谭教授当年也从事新文学写作的哪。他说您是用‘谭柏舟’的笔名。家父还说特别佩服您的一篇……呃……《钱四先生》……是叫《钱四先生》没错吧？”

窗外传来一阵蝉鸣。这时候就有蝉了，好象还是初初试声，怯生生的呢。谭教授听了一会，才淡淡笑道：

“哦，是好久以前了。那时候，呃……年纪还轻嘛，学的是文学，免不了要自己试试胡诌点东西。不过真是好久以前了。都过去了，都过去了。”

“现在还看得到您的作品集吗？”

谭教授望了望窗外。“早就没有喽。”伸手放在那叠小说集上，拇指轻轻地掀着纸角。“都散失掉了。来台湾也没有兴致重印。而且……呃……反正，人年纪大了，也不想写那些了。那时候是年轻嘛……”

“还听说您的老师就是……”

“这本集子叫做什么呀？”谭教授不在意地又掀了掀那叠纸，便打断了张捷清的话。

“《失落的画像》！”张捷清急忙很兴奋地回道。

张捷清离开之后，谭教授就那么把纸页一掀一掀地，怔了十来分钟。蝉声什么时候停止了？好安静的上午。正是第四堂的上课时间吧？张捷清真会缠人，也不知道怎么就被他说服了，答应写篇短短的序。这样实在不大好——不该答应的。可是……年轻人，总应该鼓励的啊。想到自己的老师不也是……

谭教授忽地把头掉开，好象只为了想看看屋子另一个角落里的什么。五年前在报纸上看到老师去世的消息，很简单的，就说他在北平死了。七十几岁的老人家了哪。不知是怎么死法的？……《钱四先生》，对，老师也很赞赏那个短篇小说——是用自己家乡里那位教书先生作模子写的。记得老师读完之后笑道：“嗯，文笔和想法都尖利得很。难怪人家总强调说你是我的学生呢！哈哈！”老师昂头“哈哈”时，眼镜片和雪白的牙齿都闪烁着光亮，这个印象一直存在他心头。

“《失落的画像》，”谭教授又信手翻着，才发现最底一页印有书名和作者名——“张青著”。谭教授不禁微笑起来，张捷清用了这个笔名，不晓得他想到《水浒》里的好汉“菜园子张青”没有。下回他来取稿时可得提醒一声，不过要婉转一点，免得人家面子上挂不住。

蝉声又起来了。这次好像是熟习了音路，不再是一声提一声的上去了，而是平挺的一个“吱——”就一直持续着。谭教授突然觉得有些焦躁起来：夏天又快到了。不过也好，有一个暑假歇歇还是好的。前院子的小花圃也该整理

整理了。还可以给《文史丛刊》写一篇东西。好一阵子没提笔了，总是打不起精神来似的。大儿子上星期来信，劝他可以考虑退休了。汝明那封信当然是好意，可是谭教授看了以后心里好象被轻轻杵了一下还是怎么着，不挺舒服的，到现在一个星期了也懒得回他。汝明信里说：“……美国这里都是年轻教授的天下，大家体力好冲劲足，马不停蹄的发表论文，paper，稍一松懈就有被挤掉的危险。老教授倒是有计划的排挤到低年级大班去授课，又忙又累又无趣，逼得他们自动退休。……比较起来，在台湾教书真是有福。……您上本论文集出版至今也有六年了吧，最近有没有打算再出版新书？……您血压高，还是早些退休比较好。我们这里可够您和妈来往，妹子和么弟那里大概也还够得起……”

想到这里，谭教授更觉得又添了几分焦躁。儿子是好意，他明白。女儿和么儿也来信隐约提过，可是——汝明这封信总有点什么教他心里不好过；好象有一块特别碰不得的地方偏给撞着了，虽是轻轻的一撞，想起来还是不对头。儿子当然不会敢教训自己，可是他那份口气……罢了罢了，只当汝明是出国十几年了，中文使得不好，所以口气不顺当罢了。人年纪一大，什么事都不必去顶真。

谭教授心里空了些，忽然觉得胃也空荡荡的。看看表，唉，大半个上午就这么过去了。还是回家去。天气热了起来，不妨好好午睡一下。今天晚上电视不晓得有平剧没有？对了，沈奕山的丧事，写一幅挽联送去吧，到底交情是久了。

谭教授对自己的字是颇自许的。谭先生的隶书，不要说在中文系里，就是全校大概也没有第二位有他这样的功夫。想到这桩事，谭教授便使了一下劲，站起身来。

走过系图书馆，谭教授想到该进去看看有什么新到的书报杂志。长桌前有四五个男女学生在低头读书看报。谭教授不想吵着他们，便轻轻地走向杂志架去。偏偏这双半旧的皮鞋不争气，越放轻脚步反倒吱呀的叫了起来。谭教授低着头，觉出学生都抬头望他了，便胡乱搭讪着颌首微笑两下，人已在架子前面了。几本杂志都是翻过了的，哦，这本倒是月中才新出来：《东方论坛》，半学术报道半传记文学性，在学术界还颇有几分权威的。谭教授翻了翻目录，倏地抽了一口气——两个极熟悉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行里：

论康岳其人其文 夏辰白

谭教授怔怔地站了一下，便拿了这本杂志走到管理员林小姐桌前说：“我……带回去看看，明天还回来，好吧？”

正午的太阳已经有点狠毒的劲道了。从学校侧门回到家，步行只消七八分钟。谭教授左臂夹着黑皮包，右手紧紧捏着那份《东方论坛》，用着比平时稍微快些的速度往家里走。仍然是微低着头，望着鞋面和眼前路上的沙石，谭教授感到前额和鼻尖上已经渗出汗来了，背后也觉着一团热散不开。

弯进小巷，谭教授更加紧了脚步。这一带差不多全是教职员宿舍，篱笆或者红砖围墙里头是日式的房子。谭家则是用一排冬青树作了围栅，前面有两扇象征性的木门。

谭教授抓紧了手中的杂志，急急推门走进屋子。迎面一股煨牛肉的香味扑来，却意外地并没有激起很好的食欲。且先在客厅坐了下来，打开《东方论坛》。

这顿中饭谭教授吃得不多，话也很少。平常夫妻两人吃饭，谭教授即使不跟谭太太谈点熟人或儿女的事，也会颇为专心地恭听谭太太说话，口中喃喃着：“嗯。是啊。就是说哪。不错的。我也是这么想着的。”等等。今天的谭教授却并不很专心了似的，吃完一碗饭便踱回客厅，又拿起那本论坛细细地读起来。

“……固然，康岳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能算没有过功劳与贡献，然而笔者以为，其人亦多名过于实之处。……泼辣尖刻，非但是其文笔的一贯风格，亦是康岳天性中的一大缺陷，向以首开风气之先为己任，却不免失于刚愎自用。……康岳好名，领袖欲甚强，心胸狭窄，不能容受批评。……五年前在北平去世，据闻乃因环境压力太大，加之贫病交迫，乃郁郁以终，一代文人如此下场，实可为虚骄好名者戒！

“……所谓康岳对于新文学之‘贡献’，亦止于开风气者之一而已。究其作品，并无甚深哲理在；既未能挽当时社会之颓风，也未能振启民心士气；而今居然有少数人士仍对其文推崇备至，真不解道理安在？……康文以讽刺见长，抨击世态不留余地，愤世嫉俗者阅之或能有一时之快，然终非启世之道，正人心之作。……康岳仅是‘浪得虚名’耳。……”

谭教授把头仰靠向椅背，轻轻合上了眼睛。他几乎可